坊间纪事

四爷唱戏

□ 李炳章

自1968年起，北村联中每年在“六一”儿童节和新年举行两次文艺汇演，节目分别安排到各村演出，精彩的节目还要送到公社汇演，公社再逐级向上选送。

有一年，儿童节文艺汇演节目单安排好后，各大队的代表到场参加评议。这事被军属李大爷知道了，找到学校说：“我也要参加儿童节汇演。”

李大爷身高一米八，体重二百多斤，是远近闻名的大胖子，也有人称呼他“军属老大爷”。他儿子是部队上的师级干部，为人厚道，孝顺，对父母百依百顺。李大爷要唱京剧，叫儿子买来乐器，买上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行头：一身军装和皮大衣。李大爷还要买黄牛，闲来无事去北坡放牛，儿子照样寄钱回来。

每天晚上，李大爷招呼五个村庄组成的北村剧团在他家排戏。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乐器伴奏的、拉火烧水的，上上下下足有五六十个人，灯火通明演到半夜，热闹非凡。逢年过节，剧团带着排练成熟的节目到周围乡镇驻地和大村庄巡回演出，是当时县里较有名气的京剧团。

白日里，李大爷割草放牛，将牛喂得膘肥体壮，每逢夏庄大集牵去晃市。买家和经纪人问：“这是谁家的牛？”他会笑呵呵地说：“咱家的。”接着，他便夸耀一番牛的优点。粗喉咙大嗓门引来周围许多买卖人凑上前观赏。大家伸出拇指夸赞说，这牛喂得好，这牛值钱。他沾沾自喜，就心满意足了。要是问他多少钱卖牛时，他要出天价使人高不可攀。这老爷子不管唱戏还是喂牛图的是名气，谁要是说出个“不”字来，他总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给你个下不来台。

“军属老大爷”要我把他的两个拿手节目安排在汇演节目中，一个是《杨子荣打虎上山》片段，另一个是自编自演敲打着“牛胯骨”的说唱片段。我说：“四爷（按近村辈分的称谓），‘六一’是少年儿童的节目汇演，你老年人不好参加吧。”他理直气壮，说：“李老师，你们学生能扮杨子荣，我为什么不能唱《打虎上山》？青岛原来那个老书记解放前曾在青岛一带打着竹板说唱发动工人大罢工，何崖隋区长在东北乡镩石磨，敲打着钻子说快板发动农民闹革命，我为什么不能打着牛胯骨演节目唱共产党！”老爷子一肚子理儿。

他的节目穿插在汇演中，粗犷的嗓门唱腔倒给同学们带来一串串笑声，牛胯骨的特殊节奏和响声活跃了会场的气氛。汇演结束，他问每一个评委演得好不好？你想，谁能说个不字呢？大家都说“好”，必得报到公社去汇演。这事可真为难人，不报他定会纠缠个没完。我到公社把他的特殊身份、节目的优点作了详细说明，争取领导理解，并要求逐级推上去。公社、县教育局真的放低标准，许他去了地区登场演出。地区评委可没有特殊照顾，他没有获奖，懊丧不已。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四爷用牛胯骨表演节目。

强词有理

放 下

□ 寒 石

人是最不擅长放下，也最不善于放下的动物。

见过一个实验：生物学家让一群猴子通过一圆孔取装在容器里的苹果。猴们兴奋不已，纷纷尝试，却无一成功，原因是圆孔不够大，当它们“手”拿苹果时恰好被圆孔卡住，不拿苹果则可以自由出入。后来它们学乖了，知道取舍，把容器中小的苹果挑出来拿走，留下最大的在容器里……

人与动物最大区别（之一），据说是人有手，而动物没有。猴子的前肢功能已接近手，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爪，似乎称之为手是对手的不敬。倒是有叫“猪手”的，只是那“手”在荣幸地被搬上餐桌才算，且还带了引号。在人潜意识里，手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唯手独大。手是我们最好使的工具，抓、拿、推、攫、擒、扒、搬……瞧瞧这些带“手”的字，就知我们的手多有能耐，几乎无所不能。手是用来抓拿的，这没有问题，关键是，人们似乎忽略了手的另一功能，即放，放手，放下。收放自如，是手的本能。拿起若放不下，人迟早会被手累死，手也就难成其为手。

这让我想起，人其实存在着另一只手，另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

这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就长在人心里。

一只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在猴看来再正常不过，它就觉着芝麻比西瓜香。别的猴也不会因此笑话它，猴是真实的。人却要说它傻，猴样。人的可笑之处还在于，明明觉得芝麻比西瓜香，明明那一刻更想品尝芝麻的味道，却还要在心里比较彼此的价格，看谁更值钱一些，怎样更划算一些；即便心里向着芝麻，还要窥伺周围的人，看有没有人瞧见，会不会被人笑话。一个老怕被人笑话的人，怕是一辈子只能守着西瓜的甜，而品尝不到芝麻的香。

人有面子，好面子无疑是又一只无形的手。对财富、权力、美色、名誉的追逐，都是面子工程的一部分；天下的名与利都归己有，光宗耀祖，扬名八方，自然最有面子。但是，风光固然风光，却劳神难免，挠心难免。你想呀，人人都好面子，人人都有面子工程，要在面子与面子的艰难PK过程中胜出，谈何容易；其二，追求面子无止境，大家的面子一样光鲜，也就无所谓谁更光鲜。换句话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再有面子，也未必比有些人更有面子；再者，好面子的根子是虚荣心作祟，好面子者很难觉察自身的虚荣，因而注定好面子者心里不得安宁、永难轻松。

贪字无“手”，却最能见出这无形之手的贪婪与无耻。这无“手”之手，仰仗自己“无形”，以为别人看不见，可以在阳光下撒泼、疯张，肆无忌惮频频出手。尽管伸手不一定“必被捉”，但是贪得无厌，“贪多嚼不烂”、“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屡见不鲜。有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何况还有法律之剑高悬。这样的手，被捉乃至被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说个极端的例子。曾有媒体报道，深圳一名实习女护士，坐电梯时埋头玩手机，结果被运行失常的电梯活活夹死。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夭折了，让多少人为之扼腕叹息。尽管致人于非命的是电梯，但是，倘若当时她没在玩手机，情形可能完全不一样。自打手机问世至今，随着功能的日益完善，许多人已经须臾离不开手中的“机”了：上网、聊天、游戏，短信、微博、微信……一机在握，尽在掌控；工作时在玩，工余时在玩，甚至连吃饭、睡觉、开车、坐电梯……也机不离手。我想说的是，惨祸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手机再好玩（别的物事也一样），该放下时一定要放下，该干吗还得干吗；不着边际、相互混淆的结果很可能是工作生活秩序大乱，不出岔子才怪。

其实，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一个有着三十多年烟龄的瘾君子，在医生的一言禁令下，乖乖放下手指中戒了二十多年没戒成的烟。可见，真要放下什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在艰难的抉择面前，猴子都学会了取舍，知道留不属于自己的大苹果在容器里，何况人呢？

该放手时放手，该放下时放下。佛家道：舍，便是得；不舍，哪有得。放下，便得自在。人生就像一场出行，背负的东西越多，走起来就越累，只有放手，放下一些东西，才可以轻松前行。心灵的修行亦如此，只有少装一些世俗杂念，专心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才能拥有一个宽敞、明朗的空间。

手机语文

望海赏月

□ 窦更勤

今年八月十五，正值月亮最圆。日照海边又是一个极佳的观赏点，心中有月的人们早早相聚于万平口。

只见碧透晴空下，海天相接处，冉冉玉兔，先朦胧发光，再露头眨眼，后莞尔一跃，万顷微浪豁然灿笑，一条金光银光交织的凌波大道对着每一个人直铺过来……

人月相通时，人群沸腾着，唏嘘着，安静下来又仿佛能听见泪水滑落的声音。

美景如斯，心旷神怡，忍不住涂鸦两句：

快把月光咽到心里/让月饼退出饕餮时代/快让灵魂凌波微步/让明月启迪内心大爱/快将团聚放大时空/让佳节本性与俗礼分开

再抬眼时，呵，今晚的月亮不仅升得快，而且清透得好像碧玉一般，近得能让你贴贴脸。这不可思议的皎洁吓得我不敢再造次，只心存景仰地怀想起一些大师。

张九龄写《望月怀远》时，天空有这么晴朗吗？月亮有这么圆润吗？如果能来日照，坐在干净的礁石上，迎着清凉干爽的秋风望海赏月，写出的诗会不会更让人心醉呢？

齐己写《中秋月》时，说无云但有露水；说月明但还能看到星星，还有东林碍眼、关夜可怜。他当时若来这里，绝对不用“还许分明吟皓魄”，也不会“四海待看当午时”了。

晏殊吟《中秋月》，在院子里转来转去，霜影梧桐、独人向隅，自己怅恨，却担心嫦娥。他所赏的月肯定不是最圆最大最亮的。再说，不见大海哪有豪情？

还是苏轼大师《中秋月》写得霸气，不仅“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水调歌头》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更是叫绝。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大师来过日照这一带。他六月二十夜渡海，去密州时就经过这里。

心灵小品

愿为果

□ 彭子玲

果，真是一个美好的状态，饱满，鲜艳，不轻易凋零，是尘埃落定后一个迷人的姿态。

这个小镇是蜜桃之乡，成熟的季节，天天十里桃林结满了桃，青翠的，粉红的，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挂在枝头，真像是齐齐去奔赴一场盛宴。这漫山遍野的成熟，真是惊心啊！

看它们赴死般鲜艳欲滴地挂在枝头，满山满树地渐欲迷人眼。

果的姿态比花的姿态更饱满，更鲜艳！

花太轻飘飘了，花开一季，过后不过是一地残红。而果，这些缤纷夺目的果，得意地挂在树梢，被农夫的手温情地摘下。每个果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远走他乡，或许会流放街头，或许会被珍藏在温馨的家里，冻在冰冷的雪柜里，有的甚至会被遗忘在树梢上，日晒风吹雨打，终于干枯，落下，零落成泥碾作尘。

可无论怎样，到底是一生，以果的姿态，轰轰烈烈，又美又短暂。

我走进果园，看着这些饱满而又美好的生命，竟然舍不得伸手去摘。每个果都会有每个果的宿命，只是落在我手上的这个，它，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被我果腹呢？

我非果，焉知它的心意！可它们争相挂在枝头，以最美好的姿态示人，不正是渴望得到眷顾吗？也或许，不，这样努力地招蜂引蝶，不过是它们必须要挥霍掉的芳华。

雪小禅在《愿为果》里说，我要做一枚果，哪怕飘零枝头，也是一枚果。不会轻易如花样凋零，来年，等待另一季。

她喜欢的张爱玲还有杜拉斯，全是红尘之中修炼出来的一枚果。

杜拉斯就算老成了那样，满脸皱纹，叼着一支烟，可那眼神，却是饱满的，鲜艳的，剑走偏锋，内心的苍茫成就了她。张爱玲更甚，年轻时候活得像部传奇，晚年就把自己锁在公寓里，最后以决绝的姿态离去，那苍凉的手势就这样成了永恒。

她们跟果，都是一种姿态啊，是尘埃落定后一个迷人的姿态。

花是短暂的，会被风雨击垮，只有果，日晒风吹雨打之后，以一个坚定的姿态悬挂在枝头，高高在上，阡陌纵横人世间。

我喜欢这种姿态。饱满，鲜艳，坚定，决绝，内心苍茫，气势傲然。

女人如花，花似梦。不，我不要做花。

我要做一枚独立特行的果。它不会轻易飘零，浮生若梦里，不怕独自眠餐独自行，只要够坚定，就可以把光阴的精华慢慢凝聚，以一个迷人的姿态尘埃落定。

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

纸上博客

异乡人

□ 阮小籍

村子里常有流浪的异乡人，有时是崩爆米花的老头儿，有时是放蜂的中年男人，有时是登缸吞剑的少女……

崩爆米花的一般都是孤独的老头儿，一般都是秋天或者冬天一个人出现在村里。老槐树下、石碾旁、小学校门口、打麦场的麦垛边，随便一个背风的地方，只要生了火，不一会儿功夫，葫芦一样黑乎乎的压力锅“砰”的一声，白花花的爆米花就塞满了长长的口袋。爆米花香甜的味道引得孩子们鸟雀一样围了过来，再“砰”的一声，孩子们吓得捂着耳朵如受惊的麻雀一样呼啦啦四散奔逃，而后重又围拢过来……“跟爷爷走吧，管你吃个够！”老头儿一脸漆黑，说话时漏出来黄黄的牙齿。跟着他走了，或许真的会有吃不完的爆米花，有一次我就跟着他走出了村子，他却说，“回去吧，你妈在喊你回家呢！”

老头儿有时会在村里呆上好几天，夜里就睡在村里的饲养室里，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听他讲《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老头儿肯定地告诉我们，岳飞其实没有死，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大山里，成了神仙。老头儿说，岳飞和秦琼比较，秦琼更有钱，因为秦琼的瓦楞金锏是金子做的，比岳飞的枪值钱多了。

老头儿悄无声息地来，也悄无声息地走，放学回来，石碾旁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片煤灰，老头儿不见了踪影。我的心里有莫名的失望，很是羡慕老头儿来去自如的生活。

还有一对儿安徽放蜂的夫妻，男的40多岁，一点儿都不帅，女的20多岁，漂亮得仿佛八月的荷花，连走路都袅袅婷婷，村里的男人都看呆了。男的安徽口音，女的却是唐山话，村里人说，男的到唐山放蜂，女的迷上了他，于是死心塌地跟着他天南海北地流浪。夫妻两人就住在村头一个孤零零的院子里，院子早些年住着狗蛋叔和淑珍婶。那年因为狗蛋叔打牌，淑珍婶上吊死了，就吊在大屋的房梁上。一年后，狗蛋叔也死了，据说是喝酒喝死的，也是在那间屋里。房子荒了，放蜂的夫妻住了进去。每年春天，他们像燕子一样飞来，荒凉的院子渐渐有了生气，院子里飘着炊烟，屋檐下挂满了红辣椒和玉米，有时屋顶上晾晒着男人或者女人的衣裳。春日暖暖，更多的时候，是女人在屋顶晒被子的身影，树荫覆盖的房顶，一床东北大花布的被子散发着家的气息……

再后来，放蜂的安徽男人身边不见了那个女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年女人。村里人说，中年女人是男人的老婆，把年轻女人打跑了；也有人说，年轻女人厌倦了漂泊的生活，回唐山了；还有人说，男人根本就没老婆，那个中年女人是男人在峨眉山放蜂时认识的，女人原本有家有老公，喜欢他就跟他私奔了。

村里的女人说起放蜂的安徽男人，多是“挨千刀的”，但我看得出来，她们都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好像是有一年的六月吧，槐花刚落，安徽男人收拾东西要去延安赶花季，第二天，村里的“村花”红玲姐也不见了。留下那个中年女人一口的四川话，在骂他“没良心的”。

母亲就常常这样骂父亲，村里的女人都这样骂自己的男人。但在我，却很想跟着放蜂人四处流浪，有山有水看着，有花有蜜吃着，有数不清的艳遇等着，大约，男人都没良心吧。

那一年，秋天了，村里来了两个耍杂技的女孩，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四五岁，姐姐把明晃晃的大刀片子舞得密不透风，刀把儿上三尺长的红绫子如雨后的彩虹，看得我都呆了。大刀舞罢，姐姐双手抱拳一揖：“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各位叔叔、大娘、婶子、伯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小女子这厢有礼了！”一番话赢得满场喝彩，妹妹拿一个小布袋开始挨家挨户要粮食，小嘴巴“叔叔、大娘”地叫着，小布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玉米、绿豆、花生啥的。夜里姐妹俩就住在村支书家里，没多久，姐姐就和村支书的儿子结婚了。姐姐是东北人，我们都喊他丽萍嫂子，如今丽萍嫂子都五十多岁了，丽萍嫂子说：“那时候穷，没办法，谁让你建国哥家有饭吃呢！”我家和丽萍嫂子家住一条街上，跟着丽萍嫂子我也学了些“三脚猫”的功夫，电影《少林寺》流行那阵子，我13岁，是村里孩子们的“老大”，很是潇洒。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说起来恍若隔世，转眼我已是人到中年，为人夫、为人父，上有老、下有小，心里累了苦了，便忍不住有“流浪”的念头。是崩爆米花的，就给孩子们快乐；是放蜂的，就天南海北地漂泊；是练武的，就路见不平一声吼……

做一个流浪的异乡人多好，无牵无挂、想走就走、想来就来，至少，在别人的眼里，异乡人是那样的幸福。

时尚辞典

独自游戏

□ 一 清

电脑里新装了一个游戏软件，下弹子棋。

隐形的对家明显是位高手，先是过河拆桥，然后对我进行围追堵截，我眼睁睁地看着对岸理想的位置，就是去不了。

兴致勃勃地玩了几盘，很快就觉得没意思。对家按照固定的程式，总能胜我一筹，他没有失误，也没有灵感突现的冒险，没有激情，只一丝不苟地执行着程序命令。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场游戏中，始终是我一个人在激动，在热血沸腾，没有人与我分享得胜的快乐和被击败的失落。没有细致的交流，也没有激烈的争吵。我面对的对手不过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

下弹子棋原本是我心爱的游戏，圆溜溜的、透亮的玻璃弹子棋捏在手上，凉意沁人，水晶般的色泽，红蓝绿黑白任你选择。棋盘上的风云变幻，转化成对手脸上的阴晴不定。我们会轻轻地哼着小曲，或开着对方的玩笑，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胜了，接受着对方的恭维或不服气的挑战；败了，有对方安慰的话语或者不客气的奚落。我们为对方某一步棋违反了游戏规则而激烈地争吵。也会悔棋耍赖，并磨破嘴皮向对方说明自己此举的合理性。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指手画脚，津津乐道，切磋棋艺。由此，围绕着小小的一张棋盘，产生了棋品，棋格，棋意。当然，有可能因为下棋结了仇，也可能在下一个棋局，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棋中可观人品、人格、人心、人生。相比之下，和机器之间的下棋是多么单调乏味。

现代人似乎更乐意于一个人的游戏。电脑里装上各种各样的游戏软件：围棋，象棋，军棋；卡通游戏；扑克牌游戏。一个人端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移动着鼠标，没有欢呼，没有争吵，没有交谈。看不见对手为一步棋绞尽脑汁的模样。不需要揣度对方的心思，不担心会得罪人。游戏玩下来，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电脑一关，一切都杳然无痕。

前段时间坐火车北上，旅途漫长，一个人颇觉无聊，如果能找人打打牌，下下棋就好了。然而环顾四周，人们或是低头玩着手机里的游戏，或是发着短信息，对着手机或电脑，他们的表情或欢乐或伤感，生动活泛。可是一抬起头来，面对旅途中的同伴，立即变成——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人在旅途

古东访瀑

□ 贾化文

当我们来到古东，面对着眼前这座山，心里立马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桂林到阳朔之间，漓江两岸有数不尽的秀丽山峰，怎么能轮到这既不峭拔又不绮丽的它呢！是不是导游搞错了？

带着疑虑重新审视这座并不起眼的山，发现它的植被格外茂密，一下子把其他山峰给比了下去。也许那名声在外的瀑布群就隐藏在这一片浓绿之中？果然，行不多远山前就呈现出一片水面，乘船荡过这片水面开始登山，我们要循着水声去找瀑布了。

走着走着，耳边传来一片轰轰声，似闷雷，又似千军万马的厮杀声。我们的脚步不由加快了，水声越来越大，水汽越来越重。随着石径转折，一幅意想不到的画面猝不及防地呈现在眼前。在一片藤蔓飞舞的背景前，一道又宽又高的银瀑从头顶直泻下来，巨大的水声淹没了山间的一切喧闹。透过水流，黑色的峭壁忽隐忽现，脚下的一块岩石上赫然刻着“古东瀑布”四个大字。又见远处有七八个年轻人，正拽着岩石上的铁链，脚蹬草鞋，迎着水流艰难地向上攀登。激流无情地在他们身上冲击着，浪花在他们头顶上飞溅着，一个个活像落汤鸡，却依然不顾一切地叫喊着大笑着，没韵没调地高唱着，奋勇向上。

后面的路还很长，更好的风景还在等我们去发现。按照导游说的，听着水声走就能找到瀑布，我和老伴撒开脚丫子就往上奔。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两旁是一眼望不透的葱茏树木，耳边是欢笑的水声。我们溯流而上，一会儿溪水闪着银光在眼前奔流，一会儿只听到哗哗的水声不见踪影。转过一丛树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后，一道白练高挂眼前，虽然没有先前的那道气势大，但那种奋不顾身一泻到底的气概，倒也荡气回肠痛快淋漓！正感叹间，蓦然看见旁边的岩石上清清楚楚地镌刻着“绣幕牵丝”四个大字，这大概就是它的名字吧？可是现在水量太大既没有绣幕的感觉，也没有牵丝的意象，也许到了枯水期就名副其实了！

我们一边欣赏一边议论着，在水声的引导下，继续寻找未曾露面的瀑布。正行走间，一阵呼呼的声音在前面响起，急步向前，拨开藤蔓，果然又是瀑布！只见一痕碧水紧挨着斜坡抖落下来，就像一幅长卷徐徐打开，在秋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正要思考它的名字，早有石刻在旁——“书生展卷”，我和老伴同声叫道，贴切！

越往上走路越陡，越往上水流越小，渐渐地水声变成孩子般清脆的笑声。到处是乱藤缠树，到处是丛莽掩溪，我们只能凭声音去寻觅那捉迷藏般的瀑布，依照水声的大小来判断它的大小高低。当我们耳边响起异样的水声时，就马上断定这又是一个不一般的瀑布。急步向前，转过绿丛，果然令我们眼前一亮。前面的悬崖有两道银瀑从上面坠下，可是落到中间却又合二为一，就像两条银龙互相搅缠在一起，齐齐地落入深潭，溅起水花纷扬，雾气迷蒙，活生生地在这山间挥洒下了一个大大的“丫”字。

我们是顺着溪流往山顶攀登的，一会儿在它的左边，一会儿在它的右边。眼见得层层山峦落在脚下，一路上还看到了诸如“神龟饮涧”、“鸳鸯戏水”、“龙腾虎跃”、“空谷连理”、“幽径听涛”等数道瀑布。想不到这座貌不惊人的山上竟有如此丰厚的底蕴！终于，我们找到了水的源头，眼见一股泉流从一个不大的的洞中汩汩流出，这就是古东连串瀑布群的滥觞！此处已经垂直高出漓江水面数百米，真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而且这水流就这么无休止无穷尽，充满活力地喷涌喷涌，令人禁不住啧啧称奇遐思无限！

泉眼旁有一小亭，曰清泉亭。老伴坐在那里揩汗歇息。眼见山头已不很远，我便独奋余勇攀上山巅。放眼远眺，但见碧波如练的漓江蜿蜒南下，千姿百态的青山矗立两岸。就在我的脚下，已有几处殷红的枫叶如火焰般燃烧，在晴空丽日下格外明艳。至此，我对脚下的这座山才有了新的理解。于是心有冲动，竟禁不住篡改刘老的名句：山不在高有水则名，水不在深成瀑则灵！